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风物

闲话圣池瑞淥

屈继元

醴陵人都有怀古情结,特别是对于一些年代久远的特殊风物总有特殊的情感。醴陵古八景之一的圣池瑞淥,位于醴陵城东青山山下,现址在醴陵一中校园内梯云阁一侧。据民国版《醴陵县志》载,城东有青山,山上建梯云阁,阁下有朱子祠,祠下有瑞淥池。相传池内水出如丝如雾,白器酌之,色深绿,可以写字。人皆以为祥瑞之征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醴陵人但凡到了醴陵一中,到了青山山上,都一定会去观赏一下盛名远播的瑞淥池。可随着日久年深,由于缺乏管理和修缮,醴陵人心目中曾经的“圣池”变得面目全非,有文字为证:“杂草丛生,乱石遍布。每到夏日,异味散发。虽无蚊蝇狂舞,池中青蛙蛤蟆嬉戏,让人啼笑皆非。或是晚间入睡时分,蛙鸣如雷。还有好事者竟然养鱼池中。某日,池中惊浮一尾红鲤,路人视之,不觉愕然。这便是曾经的瑞淥池了。”

据史料记载,青山山南麓梯云阁下建有一朱子祠,是为纪念朱熹来讲学而建,朱子祠旁边有一天然水池,山泉自岩石裂缝沁出,如丝如雾,若以白瓷盘盛之,则颜色深绿,用毛笔蘸取,可以直接写字,故曰“淥水池”。一处泉眼竟有文化历史渊源作为铺垫,那么这处泉水就不再是一般的泉水,而是人们心中的神圣之地,想不出名都很难了。

淥水池始建于南宋初年。宋嘉定年间,醴陵籍进士杨大异曾撰写《淥水池记》,声称泉水之充沛与枯竭可以预示醴陵文气之盛衰,故取名“圣池瑞淥”,意涵祥瑞之兆。明朝时邑人张承翰《题瑞淥池》诗云:“池开一鉴淥生衣,灵秀钟来世所稀。影泛碧流凝瑞雾,光摇铜谷动晴晖。鱼龙变化春风暖,芹草芬芳夜雨肥。弦诵声中清昼永,凉阴恍漾袭书帷。”诗歌把瑞淥池的灵秀、奇异描绘得淋漓尽致。

作为醴陵古八景之一的“圣池瑞淥”代表了醴陵的水土特色和文化底蕴,可惜在民国初年,由于战乱,青山山麓遭到破坏,导致泉水枯竭,圣池淤塞,曾经一泓清泉和翠绿的圣池落得一派萧条。1982年,醴陵一中因校舍扩建之故,才将清朝道光年间十八姓重修时的瑞淥池石额,搬到山北科技馆山坳池边,距离原址200米左右,想必是此处也有泉水涌出吧,相传与原圣池泉水同出。但凡醴陵人,谁也不愿意醴陵文气因泉水枯竭而衰落。

就在瑞淥池整修工程告竣之后,为发掘民族、乡土和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良好的育人环境,醴陵一中历时一年之久,建造了一座碑林。碑林绕瑞淥池延至学校主道,蜿蜒曲折,如长龙穿行于碧水古木之间,气势恢宏,制作精美。碑刻共计77块,前19块为民族文化之精华,其余皆为与醴陵和醴陵一中有关的先贤名士作品,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极为鲜明。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所题“瑞淥碑林”镌刻于巨石之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校友、中国书协顾问谢云先生、湖南省书协主席颜家龙、株洲市书协主席刘国泉先生等书法大家均在此留有墨宝。另外,还有八位在醴陵的作品也在碑林中展示,显示出后生可畏的风采。如若到醴陵一中去游览,不去“瑞池碑林”那就是一个遗憾了。

现在,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醴陵文化战略发展纲要》,醴陵市委、市政府正准备开办一个“醴陵文化揽胜”专题宣传片,首批要推介宣传的文化景点中,古八景之一的瑞淥池就名列其中。相信通过社会各方努力,瑞淥池和醴陵的一些其它老景区都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缮,不仅恢复其原有的风姿,更会呈现出新的神韵。

清道光年间重修的瑞淥池石额



株洲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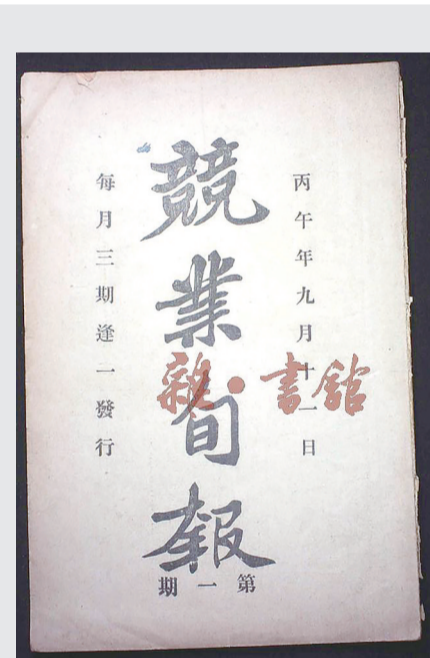
醴陵才子与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

郭亮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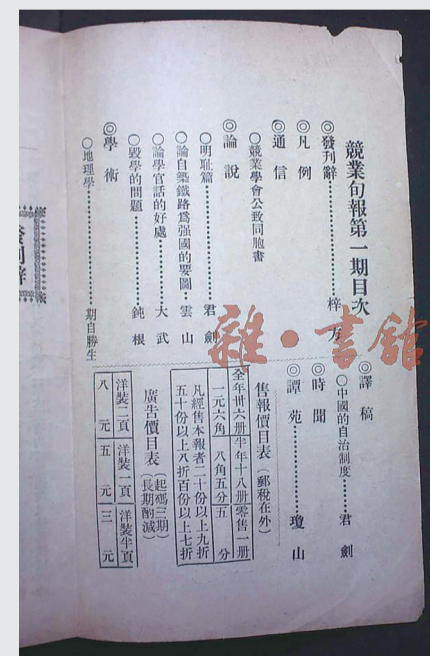
今天是记者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重温以醴陵人傅熊湘为代表的一些湖湘报人及其所创办的报业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不畏艰险的故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近代中国半湖南,湖南半醴陵”,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尤其是醴陵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中国近代新闻史而言,湖南新闻人亦是占有重要地位。

1897年,熊希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回湘推行新政,办《湘报》,这是湖南第一家近代日报,亦由此拉开了湖南近代报业的序幕。这之后,无以计数的湖湘士子以大无畏的英勇精神投入轰轰烈烈的近代报业运动,其中,尤以醴陵人傅熊湘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竞业旬报》影响最为深远。



《竞业旬报》创刊号封面



《竞业旬报》创刊号内页



民国时期的《醴陵民报》

傅熊湘

醴陵仙山公园内的傅熊湘墓园

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

1882年,傅熊湘出生于醴陵北乡一个叫崂山(今属枫林镇境内)的地方。这里经济比较落后,教育也不甚发达。不过,傅熊湘却是个读书苗子,后来还送到浏江书院就读,师从最后一任山长吴德襄。时值清末,有志之士多东渡日本求学,傅熊湘也不例外,入日本弘文学院读书,归国后到了上海。

当时,因为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事件,一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多滞留上海,还创办了中国公学。在中国公学任职的醴陵人谢寅杰则联络马君武、陈其美、蒋翊武等人组织了竞业学会,这是晚清著名的爱国的社团组织。

竞业学会成立后第一件事便是创立他的机关报《竞业旬报》,发起成立竞业学会的醴陵人谢寅杰自任社长,傅熊湘则任主编。《竞业旬报》从1906年10月28日创刊,至1909年停刊,每月三期,旧历逢一出版,期间曾有间断,共有41期问世。这41期的内容中,既有政论,又有时事新闻,还有对欧美各国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介绍和阐释。而此时上海的新闻正处于报刊与杂志的分野之际,故从框架上看,这是一份兼具新闻纸与

杂志特色的刊物。

《竞业旬报》的办报宗旨可从创刊时刊发的《凡例》看出端倪,“本报注重之要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而对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凡例》也给出了确切的意见,“语言不统一而务求统一”、“风俗之不同而强以混同”、“新旧之未融合而务求融合”,不同于维新派“批判文言,唤起白话”的主张,《竞业旬报》已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所刊简报、新闻、评论均用浅近易懂的白话文,成为开中国白话报纸之声的著名报刊,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正是在这里,年轻的胡适受傅熊湘的鼓励与指点,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彻底纯熟的白话文——《地理学》,此后还在报社任职,成为傅熊湘的同事。胡适对傅熊湘推崇备至,在《四十年自述》深情地回忆了二人的交情。傅熊湘极为欣赏这个年轻人,曾在诗中用“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表达了二人的文学缘,留下文坛一段佳话。胡适后来还接任主编,由此起步,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

鼓吹革命的《竞业旬报》

《竞业旬报》创刊的1906年,中国同盟会领导下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矿工发动了同盟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

也是在此期间,傅熊湘在创刊不久的《竞业旬报》公开发表了《战术略论》一文,详细介绍作战必备常识。该文以绪论、各种队伍的分别、陆军编制、步枪名目、收拾枪法、射击原理、测量方法、兵语、地名、子弹穿力、战争运动、前哨、步枪一般守则等组成。该文在起义期间发表,客观上为起义军后备力量的培养起到了军事教科书的作用。同时作者在文末明确提出“黄光彭翻空际,十万军,齐拍手,啧啧好男儿”,恰似对革命的鼓动。

限于其时政局,傅熊湘虽没有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但同期的《竞业旬报》却报道了不少革命者的活动。

“江西萍乡,湖南醴陵,两县交界地方,有党徒万余人,于十月二十一日起事,声势很大,附近响应。旗帜‘革命军’字样,查系大刀会、洪江会、自立社各党,计有数十起之多。自立社党的号衣,并有‘革命的先锋军汉勇’字样,头上各扎白布,或谓系谭唐余党。散文宣言保护洋人,每到一处地方,只借军械粮食白

布,所劫杀的,均系办团的绅董,并且有新式的洋枪数千,子药也很多,均系从海外秘密运来,屡战各路所调的官军打仗,两边各有胜败。醴陵县城失手,萍乡、浏阳、湘潭各处也很危急,并延及宜春、慈化、瑞金、万载、衡山一带地方。听说大首领系孙葵葵四姓,将来的时势,尚不知如何哩……”

这篇刊于《竞业旬报》第七期的《萍浏醴警闻》算是对萍浏醴起义的第一份客观报道,详细介绍了起义的地点、旗号以及主要参与者,为后人研究萍浏醴起义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紧接着,《竞业旬报》又相继刊发了《警闻录》、《湖南会党尚炽》等文,对萍浏醴起义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连续报道,更难得的是,在《湖南会党尚炽》一文中,还刊载了起义军的檄文:“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不平等社会”,这大可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媲美。《竞业旬报》这样报道萍浏醴起义,恰似在发布革命的传单,塑造出一个有进步办刊引导的革命的文化空间。

湖湘文化的一面旗帜

除了《竞业旬报》,傅熊湘还先后主办过《洞庭波》、《大汉报》、《湖南月报》、《长沙晚报》等十几份反帝反清的报纸,并主持过醴陵浏江书院、江西萍乡中学、长沙明德学堂诸校。在救亡和革命压倒一切的动荡年代,傅熊湘一心一意顽强地做着驱愚启智的启蒙工作,培养了诸如戏剧家陈翰笙、中国第一位外交史专家刘彦、教育学家刘佛年、史学家黎澍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左权、李立三等一批著名人物。

傅熊湘勤于写作,著作有《钝庵文选》、《废雅楼说诗》、《环中集》、《废雅楼闲话》等近百种。湖湘文库有《傅熊湘集》,收录了他留存于世的部分作品。从小处说,傅熊湘努力挖掘地方文化,他为醴陵题下五彩瓷写过著名的“瓷经”,他为参加萍浏醴起义英勇就义的绿林志士写过传记,他为淥水两岸的风光写过诗篇。从大处看,他的学术视野更宽广,在48岁的生命里传世达千万言,是一位为中国近代新闻学、目录学、文字学和方志学的创设立下奠基之功的湖湘学术巨子。

提到傅熊湘,不能不提到“南社”。早在和宁调元一起创办《洞庭波》时,傅熊湘就与柳亚子诸人结“南社”。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119名湖南诗人成为南社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54名醴陵籍诗人,醴陵也成为南社诗人最多的县。

傅熊湘创作丰富,在总共二十二辑的《南社丛刊》上,他发表了575首诗,比柳亚子还多。1923年南社分裂,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比挚爱的傅熊湘高举“南社湘集”的大旗,以传统诗团结旧体诗写作者。在一百多名会员中,醴陵人为中坚力量。1934年傅熊湘客死院中,社友公推醴陵人刘鹏年继任社长,恢复活动。政治、文化使命感推动了他们的创作,并体现其地域性的凝聚力。没有醴陵人,就没有南社湘集。傅熊湘不仅是醴陵文人的代表,更是湖湘文化的一面旗帜。

民国醴陵报业简史

牛八

醴陵虽居湘东一隅,但在近代报业史上,却颇能引风气之先。自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先后创办了十余份各类报刊,不但是株洲地区办报最多的县之一,即放在整个湖南境内考量,其办报数量也足以名列前茅。以下,仅就本人所了解的一些史料,简略谈谈民国时期醴陵所办的一些报刊的基本情况。

《醴陵旬报》:1920年创刊,这应该是醴陵的第一张报纸,由醴陵驻省会长沙学生会主办,傅熊湘主编,后来由傅熊湘独办。主旨是宣扬三民主义,抨击北洋军阀。其新闻评论都采用现代汉语,创醴陵白话办报先河,名噪一时,被推为湖南各县地方办报之冠。1924年,《醴陵旬报》移交醴陵县劝学所,次年停刊。

《前进》周刊:1923年夏,新文化运动中由醴陵县立中学进步学生陈恭、左权等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自筹资金创办,面向社会开展进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揭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罪行。1927年,“马日事变”前夕停刊。

《湘江星报》:1924年,由当地士绅廖策群创办并任主编,每周一期。主要选摘省内外报纸新闻,编为文摘式报纸,由邮局发行。1937年,改名为《星期报》,不久后停刊。

《醴陵民报》:1929年1月1日创刊,由中国国民党醴陵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部长刘寿祺兼社长,发行四开横排四版周刊。1934年改为五日刊,1937年改为三日刊,1939年改为日刊。后因经费问题停刊。不久,遵照国民政府命令复刊。其后又几度停刊复刊,1948年再次停刊。

《民治报》:1937年3月创刊,由殷德钧私资主办,因发行量少而亏损,半年后停刊。

《平报》:1938年由颜云创办,日报,四开版,邮局发行。次年停刊。

《民锋日报》:1938年冬创办,由文湘岩独资并任社长。报纸为横排四开四版,邮局发行,每期近千份。次年,由中共地下党介绍罗才任总编辑,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拯救民族危机及反对屈服投降。后因介绍共产主义理论和揭露国民政府政治腐败,报纸被查封。

《儿童周报》:1946年12月,由教育家进步人士殷德钧、李石静等人集资创办,四开四版,邮局发行。图文并茂,适合儿童阅读。因经费不足,发行5期后停刊。

《醴陵通俗报》:1948年9月创刊。由醴陵县民众教育馆主办,县长雷孟炎兼社长,以宣传“戡乱救国”为宗旨,四开四版三日刊,邮局发行。11月,报社脱离民众教育馆,搬迁至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彭熙明任社长,改为日刊。聘请工人自行印刷报纸,并雇报差直送城乡户。次年4月,报社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中共醴陵县委通过县长肖道伯,安排非党人士李文春任社长,并安排几名中共党员进入报社,中共党员蔡日峰任总编辑。报纸舆论导向转向反对内战,迎接醴陵和平解放。7月25日,报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八师接管。

《前进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八师政治部接管《醴陵通俗报》后,在报社中共地下党支部的支持下,于1949年7月27日创刊,出版四开直排两版《前进报》,报道解放军进军消息和中共有关政策。8月底,四野离开醴陵时停刊。